

ZHENGANKIAOSHUONIANXUAN

正安小说年选

王龙 主编

2014
—卷—

团结出版社



正安小说年选

正安小说年选

王龙

主编

2014
—卷—

团结出版社



UN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正安小说年选. 2014 卷 / 王龙编. —北京: 团结出版社,
2015.12

(香花集 / 贾风华主编)

ISBN 978-7-5126-2632-4

I. ①正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69001 号

出 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
电 话: (010) 65228880 65244790

网 址: www.tjpress.com

E-mail: 65244790@163.com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设计制作: 成都力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8-86965206

印 刷: 成都勤德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11

字 数: 240 千字

版 次: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26-2632-4

定 价: 32.00 元

(版权所属, 盗版必究)

正安小说年选 2014 年卷 · 目录

ZHENG AN XIAO SHUO NIAN XUAN

椒江的潮水 · 张 瑾	1
左岸桃花 · 雷 霖	12
没有雪花的冬天 · 孟庆玲	22
小巷的风 · 刘书青	69
橙子别哭 · 何育薇	75
四祭人生 · 骆礼俊	100
午觉 · 余 灵	127
鸡相亲 · 陈南水	133
我的爸爸是背篋 · 郑 和	137
变幻的云 · 韩 超	153
烟与雾 · 黎荣坐	159
代沟 · 王开宇	179
向阳号的耳环 · 黎 刚	190
婚姻的方向 · 刘艳霞	199
北方的雪 · 帅 巾	248
逍遥游 · 雷 波	271
名人黑老邱 · 金 矛	286
山坡上的小木屋 · 雷霖遥	299
钻戒 · 宋小松	302

椒江的潮水

张 瑾

二零零二年的第一场雪，比以往时候来得晚得一些……

一路上，车里笼罩着一个男人沧桑嘶哑的歌声。从来没有听过这个歌手的歌，一首接着一首，都是他的歌喉。司机也不换换，这鬼哭狼嚎的声音到底有什么好听的？简直就是垃圾、噪音。二光这样想着，更加剧了晕车的步伐。

二光平躺在软垫上，头晕乎乎的，脸色苍白，额冒冷汗，肚里恶心，想吐又吐不出来，难受极了。这是二光平生第一次坐车。读书时也坐过几次拉砖的车，不是坐，是站，站在货箱里。比起这高级大巴的豪华，可以忽略了。大巴软软的垫子，可以坐，还可以睡，就连走巷都铺上地毯，真让二光开了眼界。但也让二光困窘的是上车要脱鞋，他很怕。还好司机说可以用塑料袋子把脚包起来。更要命的是晕车，让二光坐在卧铺车上，感觉还没有站在拉砖的车上舒服。

车行驶了一天一夜才到温州车站。二光下了车，头晕眼花，不辨南北，背着跟了自己多年的书包，紧跟在表哥身后。哇！好多人啊！好多车啊！二光从来就没有看见过那么多人，比见过的蚂蚁还要多。车呢，就像蚂蚁搬家一样，一个接一个的。二光跟着表哥来到售票厅，买票的人排成好几条长龙。买票还用排队？多耽搁时间啊，在马路上拦不就得了。二光不解地问表哥。你以为在我们那里。表哥不耐烦地怼了二光一句。排了二十来分钟，表哥买了到台州的车票，那里才是此行的目的地。二光对坐车已产生了恐惧，极不想再坐车了，但还是硬着头皮上了到台州的車。

坐在这车上，比来时的车要好得多，虽还是有点不舒服，但神志很清醒。这一路上，二光的眼球被窗外的种种景致深深的吸引去了，冲天的高楼，蚂蚁搬家似的车辆，宽阔而错综复杂的马路，一望无垠的稻田等等。大约一小时的车程不知不觉到了，台州车站依然人山人海、车水马龙。再坐半小时的公交车才到表哥的驻地。终于到了。二光对这长途劳顿的苦心存酸楚，也对沿途看到的景致由衷的感叹。二光想躺在床上睡觉，太困倦了。表哥在车上像猪一样呼呼打着呼噜，这会儿倒精神头儿好，叼着烟对二光说：我们晚上去买上班的工作服，明天就上班了。二光嗯嗯应了几声就睡去了。晚上打集市回来，表哥带着二光去了老板的住处。在路上，二光的心扑通扑通地跳，心里犯着嘀咕。两分钟的路觉得很漫长。

老板，这是我表弟二光。不想读书了，想出来挣钱，年纪不大，但肯吃苦，脑子灵活，动作麻利。老板，你看是不是适合做装配？财宝递了一支烟，向老板介绍着自己的表弟。

这里的活很辛苦，你真能吃这个苦吗？老板问道。

二光怯生生地抬起不争气的头，觉得脑袋很重很重，使出吃奶的力气才抬起来。脸在抬头瞬间齐刷刷地红了，眼睛不敢直视老板，在客厅里左右游离。结结巴巴、颤颤抖抖地从嗓子眼儿憋出几个字：能——吃苦。

表哥赶忙笑盈盈的对老板说：农村娃，没见过世面，就是胆子小。

老板用怜悯的语气对二光说：那你就做装配吧。你表哥就是你师傅，头三个月工资三十块一天，第四个月看你做工的情况来定。好好的跟你表哥学，他是我们厂里装配工的大师傅。

二光连忙说了几声，是，是，是。

二光还在睡梦中，就被财宝拽起来，该上班了，懒猪。二光揉了揉惺忪的眼睛，这么早啊就上班啊。你看看都六点了，六点半就开工啦。

二光穿着昨晚上在集市买的全副武装：安全帽、牛仔衣、牛仔褲、劳保皮鞋、避光眼镜和帆布长筒手套。现在是九月，这副武装还不显

热。表哥说：一年四季都这么穿。夏天也要这么穿？二光疑惑地问。表哥道：你不穿，你的皮是铁啊！这是造船厂，不是电子厂，制衣厂。到处都是铁坨坨，不戴安全帽恐怕脑壳不是包就是血，不穿牛仔衣牛仔褲满身都是被焊飞子烫些疤疤，帆布长筒手套是保护手的，劳保皮鞋是保护脚的，眼镜是遮挡弧光的，就是烧电焊的那个光，你没见过吗？二光摇了摇头。两兄弟说着说着就到厂门口，因为住的地方就在厂的边上。“鸿运船舶”这四个鎏金大字在朝阳映照下闪闪发光。厂门口有三四个卖早餐的，有包子馒头，有稀饭豆浆，也有凉粉饮料之类的。财宝走到摊点前对二光说：早餐就在这里吃，你看喜欢哪样？

我不吃。

不吃怎么行？你以为像家里八九点吃早饭啊。这里要十二点才吃呢。

哦，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。

边吃边往厂里走，二光大口大口地吃着包子，自言自语：这东西比家里的包谷粑要好吃。

上班时间快到了，各路人马也到了工地。几乎都一样的装备，如果看到不一样的不是老板就是船检。只是二光的工作服比起工友们的要新、要干净。

宝儿，回家一趟，带了徒弟来啊。

宝儿，假期还没有到，不在家陪陪寂寞的老婆啊。

哎呦，我们的宝儿回家一趟，在老婆的滋润下更加年轻了，哈哈！

.....

工友们七嘴八舌的嚼着舌头，不依不饶地开起玩笑。表哥也不甘示弱地一一回敬：

鸭哥，趁我不在，没人管你，捉了几只“鸡”？跟大家老实交代。

冬瓜，是不是还在和包租婆一起钓龙虾？

江西老表，别看你戴了一副眼镜就装斯文，又钓了几个马仔？

二光只顾看厂里摆着的船，一共五艘。有的成型了，有的快成型了，有的还看不出船的模样。每艘船的上面都有一个很大的吊车，吊

车成门盒子的形状。哇！好大的船，好大的吊车。二光惊叹之余在想，这么大的船，全是铁坨坨，怎样才能把它放在水里？就算放在水里不沉下去吗？不等二光想出答案，老板来了。工友们忙活着拿工具，抬瓶子、罐子到各自的地方干活去了。表哥和二光没有行动，才上工，不知道干什么活，要等老板来安排。老板向他们走去，表哥笑呵呵递过一支烟说：这是我们老家的烟。老板接过烟，在手里捻了捻，抽了起来，猛吸了一口，吐出一根烟柱。贵州烟不错，老板赞许地说，你们去做船头那个分段。二光是吧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多跟你表哥学。还有，老耿，你要多提醒你表弟。

老板，你放心，我们会小心的。表哥一本正经地回答。

表哥从工具箱拿出线、管子。对二光说：这是焊线，这是割刀管子。表哥在理管子，二光在一旁问：刚才那些抬的绿瓶子和那个灰色的罐子是什么？抬去干什么用？表哥一边用胶布缠管子一边慢条斯理地对二光说：绿色的瓶子是氧气瓶，装的氧气；灰色的罐子是装乙炔的。我理的管子就是一根接氧气瓶，一根接乙炔罐。为了区分，紫红色的管子接氧气瓶，接乙炔罐的管子是灰黑色的，把两根管子用胶布缠起来是便于拉动。管子理好了，就去抬氧气瓶和乙炔罐。氧气瓶大概有一百二十斤，乙炔罐比氧气瓶要重，有一百五十多斤。把这两样抬到船头分段那里，接下来就是把压力表接在管子上，再把压力表锚在氧气瓶和乙炔罐上，再用扳手拧紧。表哥一边操作，一边叨叨絮絮地对二光说：这些没什么高科技的，看一遍，动手搞一次就会。表哥停顿了一会儿，强调地说：一定要用扳手拧紧，不让它漏气，特别是乙炔，沾了火就燃起来了。那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会爆炸的玩意咯。管子接好了。财宝坐在铁板上抽起烟来，给二光讲起一些厂里的潜规则。二光还在想刚才的问题，表哥唠唠叨叨地说这一通没听进去多少。

老板从船尾过来了。表哥赶忙起身，去拿焊线，吩咐二光理焊线。二光，这是焊机，你看看我是怎样接的，不要乱搞啊，三百八十弧的电压哟！

就这样磨蹭到十一点半，该下班的了。中午饭和晚饭都在老板那

里吃伙食堂，每月扣二百四十块饭钱。在那里吃饭都是些单身汉，两口子的自己煮。

一天班下来，二光感到很不适应。倒没干什么，多数时间在发呆，做也是做一些简单的机械运动。只是对厂里的各种气味很反感，铁锈的气味，烧焊的气味，特别是油漆的气味，种种气味交织着向二光扑来，头很晕，想呕吐，比坐长途车还要难受。二光跟表哥说起这些身体反应，表哥不以为然地说：可能是你晕车还没恢复吧。表哥又补充说：时间长了就习惯了，没事的。二光也不再计较，脱下汗涔涔的衣裤，穿一天的衣服就变得十分脏兮兮的，跟挖煤的没什么区别。打了水，洗了澡，就瘫软在床上。

像这样上了十几天，二光每天跟在表哥身后转，一起上班，下班，吃饭，洗澡，表哥每天都有出去活动，二光窝在出租屋里，或去江边看涨潮。

情况发生了变化，老板在三门那边新包了一条五千吨的船，把表哥调过那边去帮忙，这边人手也不够，二光就留着这里。

二光在这里举目无亲，连说话的人都没有。表哥走后，二光依然是打杂的角色，没有固定的师傅，哪里需要就在哪里。老板总是吩咐道，二光去船舱跟老段帮忙，二光去甲板跟老鄢一起，二光去……就这样二光像皮球一样被老板踢到船的各个角落。二光对船的各个位置几乎都清楚，因为他几乎都去过。这条船的装配师傅几乎都跟过，这样一来都混熟了。二光的性格稍微有点变化，和工友们一起时偶尔说说话。

每天上班，工友们都是和铁板打交道，有的把一块好好的大铁板割成一小块块，有的把一块块铁板用焊接起来，有的用榔头把直的铁块锤弯，有的把弯的锤直，有的……二光对这些活很冷漠，反感，觉得很无聊。尤其是各种声音太刺激神经了。敲打铁板咣当的声音，机器轰轰的声音，打磨发出的声音……二光心烦意乱，头痛欲裂，但没有地方逃遁。时间就是折磨。二光去上班就万分的期盼下班。无奈时间太公平，不为二光的期盼而加快步伐，就这样，二光慢慢的被时间

的公平俘虏了，吞噬了。

一天，二光跟老段和江西老表在水舱里干活，他意外地知道了工友们的丰富的下班生活，不像自己的生活那样单调、乏味、空虚。

水舱就是甲板与船的底板之间的舱，为了支起甲板，又隔成几平米不等的小舱。小舱之间开了椭圆形的门，这门只能一个人爬行。装配工、焊工、打磨工、油漆工、管道工当然还有船检，都从这似狗洞的门爬进爬出过。里面漆黑一片，只有甲板开口的地方有一丝昏暗的光线。甲板就是地面，水舱就是下水道。要拉上灯，焊工还要有风机，才能干活，而且空间又小，不到一米高，腰根本直不起来，干活不是坐着就是趴着。谁都不愿在那里干活，二光倒无所谓，在里面坐起，不是拉拉葫芦，就是扶住铁板。大多时间师傅在做，自己坐在一旁看。这里老板不会来，师傅们也很懈怠，三天打鱼，两天晒网的混。老段问江西老表：老表，昨天没上班，又去六号码头活动筋骨去了？没等江西老表回答，二光好奇的抢先一步问道：六号码头是干什么的？“活动筋骨”是什么意思？二光说完，他俩就咯咯的笑起来。

你们笑个毛啊，就那么好笑啊。

娃儿家的，毛都没长齐，就想去运动。老段半开玩笑地说。

6

江西老表递给老段一支烟，自己也点着一支，从兜里掏出十块钱来吩咐二光道：大头，你去跟我买包烟，我就跟你讲。

老段也顺便吩咐说：顺便去仓库领包422的焊条。

二光跟师傅们买烟买矿泉水都踏破了厂门口小卖部的门槛。二光也习以为常，徒弟嘛，杂工嘛，就是干这些的，也没什么情愿不情愿的。也好，出去透透气。快爬上甲板时，听见江西老表残破的声音，买“石林”啰！

二光迅速地买了烟，领回了焊条回到水舱里。把烟和剩下的五块钱递给江西老表，把焊条放在老段的工具桶里。催促地说：

老表，这会儿你该跟我说说六号码头的事了吧。

你猴急猴急什么，看来我们的大头也发育了。

二光不明白了老表的意思，用重庆人的语气说：老表，你们说些

啥子哟!

江西老表放下焊钳，褪掉手套垫起屁股，烧着二光跟他买的石林烟，说道：看你乖的份上，我就跟你说六号码头是干什么的。那个地方就是红灯区，找小姐的地方。

什么是红灯区？找小姐干什么？

就是电视上说的妓院。你就装，哄你大爷。

他们又咯咯地笑起来，二光没有笑，也不说话，沉默着。不知怎么的，心里乱糟糟的。此时隐隐约约听见潮的翻滚声，该是涨潮了吧。

他们没有干活也没有管二光。老段急切地问江西老表：你还没回答老子的问题，你昨天是不是在那里去来？跟老子说说情况，老子也过过干瘾儿。江西老表添油加醋地说起了昨天的故事。

鸭哥，你没有去真的遗憾。我没有去我们常去的地方，我换了一家，尝尝新鲜，果然舒服。就是“水月洞”往右走第四家，叫“销魂居”，那里的小姐水灵灵的，身材好又年轻，都是二十来岁的，环境好又干净。关键是服务，用你们重庆话说，巴适得很哟！江西老表停下来，卖了个关子，看着老段说：精彩待续，把烟发起。老段忙从衣袋里掏出烟发给江西老表，并殷勤地给他点燃，自己也点一支。催促江西老表快把精彩的倒出来，好过过干瘾。前面的那些小姐不但长得丑，服务还不好。“销魂居”的那个服务真是到位，我还有点享受不起。先是跟你搓洗，再是跟你……江西老表说的真起劲，老段听得也欢。二光打断说：你们慢慢的吹，我下班了。他们才看看时间，哟，十一点三十五了，江西老表说，下午再跟你们慢慢的吹，还有好多精彩的呢。

二光对六号码头愈来愈了解，因为六号码头几乎是工友们上班消磨时间的话题。从他们的口中，二光知道很多工友都去，特别是像江西老表和老段那样的单身汉。当工友们每说起那些事时，二光心里有说不出的乱。强烈的想听，又感觉是罪恶。一般都是听了一半就跑到临江的地方，又怕老板看见，只好找个隐蔽的位置藏起来举目眺望。也怪像这个时候都能看见涨潮。

三个月过去了，二光的工资还是三十块一天。其实对二光来说涨

不涨并没有多大的变化，就算涨也只不过四十块一天，都一样没有钱，一样到不了月底就花光光了。说起用钱，二光感到惭愧，惭愧的不是乱花，而是根本就没多少钱来花。没有买什么像样的衣服，没有像工友们那样的享受，没有吃什么好吃的，没有给家里寄钱。想到家里，想到家里年迈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，二光不由自主的心酸、思念和自责，几种情感交织在一起，简直透不过气来。于是想找一种事物来排解心中的总总郁结。二光想到亲人和朋友，在这里，唯一算得上亲人的表哥也没在一起。就算表哥在这里，不是去打牌就是去别的地方。朋友？难道要和老段、江西老表之流做朋友吗？二光虽然跟他俩的时间多一些，但没有什么语言，再则他们都把二光当娃娃。或许想到过女人，在二光的生活圈子中，厂里的女人是有的，只不过都是中年的妇女，被岁月的流逝，被生活的磨难，都变成半老徐娘，韶华不在，风韵就不复存在了。二光看着就不舒服。偏偏造物主弄人，给绝望中的二光一星半点儿期盼。

上了几天班就盼望下雨，就不用上班，大多数工友都是这样的想法。虽然二光也盼天下雨，却心里又有些空落落的。工友们盼下雨去打牌，去六号码头，二光呢？不是在出租屋里睡觉，就是跑到市区闲逛来打发无聊的时间。

去市区闲逛，没有目的，没有方向。倒是在街上随处都能听见来时车上听的歌，原来就是刀郎唱的。听习惯了就不觉难听，还不时哼上几句。饿了吃碗馋嘴的牛肉拉面，最好是加些虾米。没有追求的他就很满足了。看看什么都感觉新鲜，一天的时间不觉如飞一般过去了。但有时也只好乖乖的窝在出租屋里，只因为没有坐公交车和吃拉面的钱。

这天的雨很大，一时半会儿没有停的意思。二光只得好找个地方避避雨，等雨停了才去溜达。拉面馆左边就是一家书店，嗯，这地方不错，书店老板应该不会有驱逐的眼神。

书店在二楼，二光上了楼梯走了进去，用好奇的目光看看书店，进入眼底的只有书店老板和好多的书。书店老板习惯性地看了二光一

眼，没有像卖其它东西的老板那样来招揽顾客，而是继续在电脑上斗地主。二光觉得这样更好。不为买书而来，不是奔着求知的渴望去的，是为了避避雨，打发打发时间而已。

生活在偏远农村又没读几天书的二光，没有进过书店买过书，就连书店门都没踏过。二光突然看到有这么多书，而且分门别类的堆放着。有社科、文学、古籍、医学、建筑、书法、美术、烹饪、教辅、杂志等等，简直就是百科书店。

二光带着好奇心这里看看，那里瞧瞧，随手翻翻，忽然杂志堆里一本《人之初》的封面夺去了二光的眼球，拿了这本杂志坐在为看书人准备的小板凳上，二光带着强烈的好奇心一页页地翻着。书店里放着低声音乐，虽然二光不懂什么音乐，但他知道是一支支古典的乐曲，听起来不是那么讨厌。很快就看完手中的杂志，放回原处，来到了美术堆里，被一本人体画吸引了。转身正准备拿回刚才的位置时，突然被一个角落的风景夺去了眼球。耶！怎么在那里有个人，之前怎么没搜索到？一个让二光胸口猛跳几下，转而变得毛球球的人。是个女孩。这个女孩看得非常认真，目不斜视，一丝不苟，忘我的境界，因为在她眼里就没有其它的事物，只有手中的书。二光的视力很好，一眼就看到女孩手中的书名——《简爱》。简爱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简单的爱？二光望文生义的理解着。满以为自己很聪明，露出骄傲的微笑，并向墙角投去狡黠的目光。这时二光放下了艺术书，顺手拿了本王羲之的书法《兰亭序》，回到刚才坐的地方。随手翻了翻，就是些毛笔写的字，有什么好看的，还什么天下第一呢？与自己写的鸡爪字比起，算是各有千秋。此时的二光就算是个懂书法的艺术家，此时此刻心岂能在欣赏书法上。何况是“擀面棍吹火——一窍不通”呢？二光像是陶醉在欣赏书法里，怡然自得。但是总不时斜睨着眼看墙角，又怕墙角的她看见，像一个贼一样。贼性难改，看了一次又想看第二次，巴不得目不转睛。虽怕她看见，却又想她看见。这两种思想在脑海里较着劲，吵起来，最后，打了起来。嘴在吵，就像滔滔不绝的江水；手舞足蹈、脚打拳踢，跟拳击运动员在练习打沙包没两样；还用上了嘴

巴撕咬，似两只饿狼。双方头破血流、遍体鳞伤。结果是勇敢胜怯弱。猛抬头，眼睛直勾勾的像一支利箭，向墙角射去，没有射中猎物。她不见了。二光慌忙从小板凳上弹起来，在书店里展开地毯式的搜索，无果。

窗外的雨停了。二光踉踉跄跄的走出书店，手里拿着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。

兄弟，还没付钱呢？书店老板向二光喊道。

失魂落魄的二光晃过神来。摸出二十块放在柜台上。

书是十八块，还剩两块，谢天谢地，刚好够坐公交车。

二光不知道怎样回的出租屋，没有吃饭，躺在狗窝似的床上，闭上眼睛就是在书店的情景。这个女孩我在哪里见过，不然怎么一见就忘不了，丢了魂儿似的。乌黑的长发，清纯白皙的脸蛋，秋水般的眼眸，一丝不苟的态度……我到底在哪儿见过呢？在学校，在街上……都一一否定。难道像小说书里的那样，在梦里吗？二光想到这里不觉发笑起来，反问自己：我会做这样的梦？没有这份福吧。二光的思绪被隔壁叽叽嘎嘎的摇床声打乱。难道也像我一样睡不着，但也不要老是翻身啊。二光这样猜测着。二光第二天早晨用手揉红红的眼睛。看见隔壁的人在打水洗脸，才知道刚搬来的是对夫妻。

二光上班打着哈欠，坐在甲板，用手托住脑袋。老段开玩笑地说：二光，在想什么啊，是不是想去六号码头。二光没有理老段。

二光上了几天班，就去市区书店一次，去了好几回都没有喜悦，每次都是托着疲惫的身躯沮丧地回来。慢慢的，去的频率就少了。最后索性不去了。

二光不再隔三差五的不上班，除了下雨是没办法。改变了之前的慵懒，变得勤快了。这倒让老板和工友们刮目相看。老板见二光上进，于是给他涨了工资。也不再让他跟师傅打杂，厂里新来了学徒。如果叫二光独当一面老板是不放心的，他也干不了。虽然他学了四个多月，都是些没有技术含量的活，就是没有学到真本事。老板就安排他一个简单的活，只需一个人就能完成的，但必须有人做，之前是个小师傅

在做，是个浪费，像二光这样的工价来做是很划算的。这活就是割板。割板就是在一张大的铁板上根据需要割成一块块的小板。要多大，下料的人用墨线弹好的，二光只需用半自动的割刀一块块的割就行，很简单。二光对老板的安排非常满意。一是不再跟那些师傅在一起，因为跟他们在一起是最无聊的时候。二是自己不用被老板当皮球踢来踢去和师傅们呼来换去。嘻嘻！二光太高兴了。好像是来到这里就没这样高兴过。割板的地方最靠近江边，正好看潮起潮落来打发时间。

天天在江边干活的二光意外的发现一个奇异的现象，每当心里乱糟糟的时候，都是涨起了潮。我的心情跟涨潮怎么联系在一起，真是奇了怪了。二光疑惑地想。潮来了，一条白线向岸边滚来，横贯江面。霎时，白浪翻滚，犹如上百匹脱缰的白马浩浩荡荡飞奔而来。声音如出征时的击鼓，响彻云霄。二光的心随之激动、澎湃。慢慢的潮水退去，退得悄无声息。二光还沉浸在其中。渐渐的对潮水迷恋起来，每当涨潮时，不管是上班还是下班，就跑到船尾看。

几次看涨潮入了神，把板割坏了。

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上班，下班，吃饭，睡觉，周而复始。二光下了班在伙食堂吃过饭，没有跟工友们去逛街，没有去水沟里钓龙虾，没有去参加谁谁的生日聚餐，就窝在暂时属于自己的十来平米的出租屋里。躺在床上，目光呆滞的看着花十八块买的书。至于书上是什么艺术一概不知，也不想知道。

左岸桃花

雷霖

桃花站在河边，一朵桃花瓣儿正戏着水，从她脚边过去。她的目光乘着那朵花瓣，流向下面去了。

这条河不大，清得若有若无，叫桃花江。

桃花江的右岸，是一匹崖，白森森的直长到天上去。

桃花江的左岸，也是一匹崖。只是到半腰时被砍了一个口子，留下一道伤疤似的平台。平台上，钉子似的钉着二三十户人家。远处看，风一吹，这平台上的粒粒房屋就要滚落到河底去。

这里就是左岸。

桃花家就在左岸最靠江岸的崖边儿上。

有一条石梯子路，折折叠叠，从桃花家门口，一直垂到江边。左岸的人，祖祖辈辈都是从这梯子上下去，去桃花江里挑水上来喝。

男人早就出去了，去了海边。男人对这个地方，从一出生，好像就生着恨。等桃花一进门，没半年，他就出去了。刚跨过桃花江，男人眼里就满是泪水：

“等我在外面挣到好日子了，就回来把你也接出去。”

左岸土瘦，坡陡，有一颗土，都被山上冲下来的水裹进了桃花江，只余下一些石子地，一锄头下去，火星四溅，手臂发麻。

这里的土地是筛子，有点好日子，都自个儿漏了。

于是，不少人锁上老屋的门，背起铺盖，到远方去了。

渐渐的，左岸住下来的，也就没多少人家了。

桃花呆呆地站在桃花江边，眼泪就滴落在了沙滩上。

太阳刚从那匹崖上冒出头，桃花就沿着公路，往回走。

水泥公路从江那边一直长过来，伸进了左岸。好像是一条大血管，发出许多小血管，通到了家家户户。她家的门口也通水泥路了，拖拉机都开得进来。每条路的尽头，都结了一块方的圆的或别的样子疙瘩，那是一块水泥坝子，像一个个桃子。其中数她家的那个“桃子”最大，也最圆。

她家只有那一块地势。院坝靠江的那一头，是一个小石山，上面长着一棵可能比这个村子还要老的树，也说不清楚是什么树，一圈根，青筋似的，抱着那朵岩石，竟然长得这么大。有些草，长得黄毛稀稀的。她家以前一直把这里当成灰堆堡。

桃花笑了一下。

她开始扫院坝。

她在院坝的边上筑了一圈儿花坛，自己从山上挖来一些花草，种在里面。有一些已经开始开花儿了。

别的地方，她让一些青草长着。她想的是，院坝是一个头的話，那草就是头发。她将“头发”里的一些杂物捡出来，再将一些长得太高的草扯掉，这样，头发就顺溜得多了。

桃花来到那个观景亭，倚着那棵树，桃花江就在眼底下清清地铺开了。

这上面原来长着杂草，桃花提了锄头，用柴刀将那些柴草砍了，相当于给那个石包剃了头。但她没有动一根树，手指大的树也没动。

她把这些垃圾掏出来，背去倒进村口那个专门的垃圾池里。这些东西，对着门，堆在那里，刺眼睛，看着就恶心。

有一天，桃花想，为什么不把这里弄成一个歇凉的地方呢？有人来玩儿，这里是多好的一个天然的观光地点啊。这棵大树，就是一把天然的遮阳伞，这个石堡，就是天然的观景平台。桃花见石头不平，怎么坐呢？她就请人把石头尖儿琢平，不就成了一个个天然的石凳子了吗？这种不规则的，不平的，才有味道。还得做一张石桌子，夏天